

107學年度國語文競賽七年級閩南語朗讀

1.菜瓜棚仔跤 王朝源

阿爸上愛褪腹褻，佇翕熱甲予人強欲擋袂牢的六月天。

菜瓜棚仔跤，阿爸有園一條竹仔做的麗椅，伊定定泡一鉗茶米茶，咬一支薰，共收音機倚園佇咧耳空邊，聽阿爸上恰意的歌仔戲，那聽那綴咧唱。

阿爸有歲矣，田裡粗重的穡頭攏做無法矣，這幾冬來的熱人，逐个熱翕翕的下晡，伊差不多攏是按呢過的。

工廠的工課若無誠趕，我定定會提細塊椅頭仔，坐踞阿爸的身軀邊，看伊軟空氣、吐白煙，聽伊講少年的時陣奢颯的過去。

自我捌代誌了後，阿爸予我的感覺，是一个『a-sá-lih』、講義氣的條直人。

佇庄仔內，阿爸毋但是上老輩的村長，閣是重大糾紛的中間者。聽阿爸家已咧講，較早若是伊欲出來選村長，規庄仔內的人，無人敢和伊拚，會使講是百面贏的。

一直到六冬外前，身體袂堪得，阿爸才無閣恰人佇選舉場拚輸贏；毋過庄仔內，若有拄著啥物撿袂好勢的大代誌，嘛是攏

著愛請阿爸出面來撿。逐家攏呵啫阿爸，是古早的魯仲連¹，真正是「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

予我感受上濟的，是阿爸一世人上值得囂俳的一層代誌。

阿爸講伊十三歲就綴阿公學作田，十五歲就恰庄仔內的佈田、割稻仔班，四界去共人佈田、割稻仔。

當當下港的稻仔，黃甲會當收成的時，庄仔內就會組一班割稻仔班，落下港割稻仔趁錢。落下港一逝，上無嘛愛個外月，才有法度閣踏入門。十四、五歲仔半大人囡仔，欲參大人做全款的工課，毋但愛綴人會著陣，穡頭閣袂使做比人較稔。阿爸講，彼當時，若毋是靠「輸人毋輸陣，輸陣歹看面」的志氣，參「天拍天成」、勇甲若牛的體格，欲哪堪會去。

天飼人肥腩腩，人飼人一支骨。

阿爸一世人攏咧軀田塗，伊對土地誠敬重，伊定定會提田裡種作的過程恰其中所蘊涵²的哲理來教示我。阿爸雖然無讀佹濟冊，毋過參伊開講，會予我學著誠濟冊內底嘛學袂著的智識。

¹魯仲連(Lóo Ti ō ng-liân)

²蘊涵(ùn-hâm)

107學年度國語文競賽七年級閩南語朗讀

2. 餛仔店

蔡櫻華

細漢的時陣，阿母定定恁我去揣躡仔鹽埕埔的外公。外公開餛仔店，外口有掛一塊鴨綠色、淡薄仔落漆的薰酒專賣圓形鐵牌仔。光映映¹的店內啥物都有咧賣，厝邊隔壁煮菜的時無鹽抑是無豆油，就會叫厝裡的囡仔來遮買。餛仔店內底囡仔愛食的四秀仔嘛真濟：樹奶糖、金含、鹹酸甜、茶仔粉、塗豆糖……。見擺外公若問我講：「阿華，欲食糖仔無？」我攞會真歡喜大聲喝講：「好啊！」阿母會共我擋，講彼是外公欲提來賣的，外公總是笑講：「無要緊啦！囡仔愛食就予伊食，無差彼幾箍銀啦！」這個時陣阿母就會仔邊仔翹翹唸講外公傷倖孫，外公干焦笑笑摸我的頭。我因為有糖仔通食，感覺真滿足，心內嘛希望家己大漢的時陣會使佢外公全款開一間餛仔店，予我的孫有糖仔通食。

彼當陣餛仔店誠時行，干焦外公厝附近就有兩三間，我佢小弟、阿芬猶有潘的攞會走去外公厝後彼條巷仔的餛仔店買「養樂多冰」，熱天食真正是透心涼，予人心花開。嘛會行到鹽埕國小閣過去的巷仔內的餛仔店抽獎，若是提著鬥字獎，全款的字總是

鬥袂峇，一直鬥袂著「台」、「灣」、「是」、「寶」、「島」抑是「義」、「賊」、「廖」、「添」、「丁」。每擺對外公遐勅來的銀角仔，總是投資仔彼註死永遠祛袂著的第五字。

我嘛真恣意去彼間餛仔店買物。有時共頭家娘講我欲十粒糖仔，伊就會對櫥仔頂提紅蓋的桶仔落來，蓋拍開，對內底提糖仔，一粒一粒園仔我充滿期待的手內，我心肝內嘛綴咧算，一粒、兩粒……仔我的手內疊一座細粒山，然後我就足歡喜共糖仔園入去褲袋仔內底，擲十箍予頭家娘。餛仔店外口有一台大冰櫥，內底有真濟枝仔冰，我佢小弟躡躡尾，共頭直欲栽入去冰櫥內揀想欲食的冰。梅仔的看起來真好食，啊毋過芋仔嘛袂稜呢！「正陽，你買梅仔我買芋仔，按呢就攞食會著矣！」做阿姊的我就按呢壓霸替小弟決定，閣來就那行那食轉去厝裡。

去外公兜厝邊的餛仔店買物件成做我永遠放袂記得的囡仔時代的回憶。

¹映(iànn)

107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七年級閩南語朗讀

3. 阿義晝夜市 王秀容

阿義和阿姊去晝夜市。姊仔想欲買一寡查某囡仔物，歹勢予伊綴，叫伊家己先去揣食的，才約所在相等。

阿義誠愛食意麵，嘛愛食花枝。伊看著一个麵擔仔，看板頂懸寫「花枝意麵」。伊想講「欸……讚喔！這兩項讚，閣毋捌食過濫做伙的，來食看覓咧」。伊就行倚去，共頭家娘講：「花枝意麵來一碗。」

頭家娘請伊入去坐，笑笑仔講「隨來喔！」一下仔就捧一碗麵過來矣。阿義誠歡喜，一喙食過一喙，食甲啞啞叫，毋過食規晷，食無半塊花枝，伊佇碗裡遮拈遐拈，拈來拈去，嘛是拈無。心內起懷疑，「花枝咧？敢講頭家娘袂記得囡？敢會是頭家娘共我唬？」伊愈想愈氣，就捧彼碗麵去共頭家娘問：「頭家娘，哪會花枝意麵無食著半塊仔花枝？你無老實啦！」頭家娘笑笑應講：「歹勢啦！花枝是我的名啦！」

一聽頭家娘按呢講，伊感覺歹勢，只好鼻仔摸咧，緊共賸的意麵食食咧，錢納納咧就緊走矣。

伊行啊行，來到一間豆花擔。伊想講拄才仔燒麵才食煞，這馬來一碗冰的豆花來降溫一下。伊共賣豆花的小姐講，「我欲一碗冰的」。可能去聽重耽去，捧來的是一碗燒的。

伊一看著衝煙的豆花，心內想講「哪會遮衰，連豆花都出問題。」伊想講敢會『豆花妹』聽無台語，就假勢濫咧講，「小姐，你捧毋著去矣，『服務』誠穩！我欲『冰的』。」小姐一聽著伊講欲反桌，隨叫 阿母出來趕人客。阿義豆花食無閣滿面全豆花見笑甲緊旋。

伊想講「今仔日賣食的真正是袂食的。無要緊，我來買看有啥物穿的、用的無？」當伊按呢想，伊目睷去影著一个足成 三伯的人。三伯上疼伊，好空來矣，三伯會在伊買。伊就三步做一步緊走倚。伊接近三伯的時間閣大聲喝「三伯…三伯…」，才發覺，死矣，原來伊認毋著人矣！伊只好繼續走，繼續念「三八、三九、四十……」走過一大節路，才敢停落來歇喘。

花枝食無、豆花掉倒擔閣目睷花花，匏仔看做菜瓜，半路認三伯，有夠衰。伊心內緊欲揣 阿姊。一看著，伊大聲喝講「阿姊你是去佗位？」想袂到，阿姊共睨，罵伊講「無禮貌，哪會當講我死去佗位？」